记 史

抗美援朝艰难决策始末

■徐 彤

75年前的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之际，回顾当年艰难决策过程，可以帮我们更加细致了解这段历史，更加深刻理解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部署的重心在南线。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两天后，美国公然武装介入朝鲜内战并入侵中国台湾海峡，朝鲜战争的性质即由内战转变为美国侵略、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战争，而朝鲜问题也与中国的主权尊严联系到一起。从战略全局考虑，解放台湾的任务因此被推迟。随着战局发展，美军不断向三八线逼近，日益威胁我国东北边境安全。在朝鲜方面向我国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出兵问题进行了反复斟酌、讨论、研究，并同步向苏联方面提出武器装备援助和出动空军支援作战的条件，以求得军事上的更大把握。由于出兵问题牵涉甚广，涉及国内、国际各方因素甚多，中共中央很难下定决心。这一决策过程因而格外曲折，在不出兵、出兵、暂缓出兵之间来回变动，直至最终作出出兵的决定。对于这段历史，担任过毛泽东同志秘书的胡乔木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使毛主席很难下决心，其中一件事就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

一

美国军队侵略朝鲜以后，其空军不但对朝鲜滥施轰炸，而且自1950年8月27日开始，不断入侵我国领空，对我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乡村进行侦察、轰炸和扫射，对我国进行战争挑衅。面对拥有核武器的头号军事强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是选择忍气吞声，还是奋起抗争，我国必须尽快作出决策。

9月15日，侵朝美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实施登陆。自此，美军和南朝鲜军转入全面反攻，朝鲜战局发生逆转。10月1日，金日成给毛泽东致信，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同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也建议中国至少派出五六个师，掩护朝鲜人民军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在接到朝鲜方面的请求后，10月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会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遂决定4日召开扩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接彭德怀到北京参加会议。当天，毛泽东给斯大林回电表示暂不出兵。

3日，周恩来约见时任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转告美国政府，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的参战底线："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事前，周恩来专门对他的翻译讲，一定要把我讲的话翻译准确，特别是我们要管的"管"字，一定要翻译准确，体现出应有的分量。这是我国试图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次重要努力。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却认为这只是对美国的恫吓，因而忽略了中方的警告。

4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讨论。参会人员以对党和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坦陈己见，认为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毛泽东说："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5日上午，毛泽东请刚到京的彭德怀到中南海，面谈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提出请彭德怀挂帅出兵。彭德怀表示：我服从中央的决定。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彭德怀慷慨陈词支持出兵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会者就出兵接近达成共识。会议最后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并决定由周恩来等人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此处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得知这件事后，马上向彭德怀主动请缨，要求参军上战场，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彭德怀称毛岸英为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后来，毛岸英入朝作战，在第二次战役中英勇牺牲。毛泽东的好友周世钊非常惋惜毛岸英的牺牲，提出不应派他去抗美援朝。毛泽东却说，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毛泽东以其非凡的气魄、胆略和担当，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作出了表率。

战局发展瞬息万变。7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已无可能。当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前一天晚上拜会毛泽东时的意见电告斯大林。毛泽东从战机的紧迫、出兵员额的承诺、到出兵条件的匮乏几个方面入手，提出中国派军队到朝鲜"最起码要派出9个(师)"，但这些部队的武器、技术装备、运输工具、经费等只能完全依靠苏联的援助，意在催促苏联尽快作出援助保证。8日，毛泽东签署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向金日成通报了中国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定。同一天，根据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周恩来等人离京前往苏联，准备直接与斯大林会谈，以求得到一个关键保证，即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地面部队作战。

紧接着，"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出要求北朝鲜投降的通牒。金日成于9日紧急召见我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希望中国尽快出兵。次日，彭德怀赴东北就职，并确定了志愿军出动的计划，决定志愿军部队于10月15日出动，至10月20日至迟22日全部集结于朝鲜北部预定战场，待机歼敌。毛泽东回电批准了彭德怀的这个计划。

二

10月11日，周恩来等人抵达苏联高加索黑海边的克里米亚，同在此休养的斯大林会谈。周恩来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出兵援朝问题的情况，说明中国的实际困难，提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而谈判结果是，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支援志愿军的作战，请中国就这一结果再作选择。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决策层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坚持出兵。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已命令中国军队停止入朝计划。当晚，毛泽东急电彭德怀等人，指示我军各部仍在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同时指示彭德怀等人立即回北京再作研究讨论。

此时，战场态势不容乐观，大量美国军舰活动于咸兴地区海面并发起轰击，似有再一次发起两栖登陆作战的可能，势将对中、苏、朝边界构成极大威胁。1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再次讨论中国出兵问题，研究没有苏联空军掩护的情况下要不要参战和如何参战的问题。彭德怀从军事角度提出，苏联"这是半洗手，但他们能满足我军的武器装备，也可以打"。毛泽东指出：即令打不过也好，美国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不能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也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毛泽东在会后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会议决定还是立即出兵，这样做不仅是考虑到中国东北的安全，而且是为世界全局着想，出兵"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毛泽东基于这种理由要求周恩来再做努力，敦促斯大林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承诺：第一，苏联的武器装备"只能用租借办法"，即由苏联提供贷款购买；第二，苏联空军如能于两至两个半月内参战，中国则可"忍受一些损失"；第三，苏联空军出动为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南京、青岛等城市提供空中保护。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必须坚定不移地转达中国决策层的结论："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而目前的困难就是对以上三项援助还没有把握。这是中国答应出兵的最大让步，也是继续催促苏联尽快提供支援。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周恩来紧急约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转告了毛泽东电报的内容，请他立即向斯大林报告。14日，斯大林同意以信用贷款的方式向中国军队提供军事装备，承诺将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出动由16个喷气式飞机团组成的空军掩护志愿军在朝鲜作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中国出兵的基本条件。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重新拟定了一个军事计划，决定我军于10月19日开动。而要待"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即苏联武器到达后)，"6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并指示他再向斯大林确认，苏联空军能否在两个月内到朝鲜作战和保护中国的大城市，以及能否用租借方式提供军事援助。

三

鉴于日益紧迫的战争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交换意见，终于确定了出兵后的作战计划。15日晨1时，毛泽东令志愿军于10月18日至迟10月19日开始渡江前进；又以周恩来名义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同志，于10月16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与金日成会面。至此，出兵已势在必行。此时，战局又出现新变化，三八线上的美、英等军准备继续向平壤进攻，前线危急。毛泽东当即致电彭德怀等人，指示先头军最好能于17日出动，23日到德川地区。可见，为了尽可能争取主动，出兵时间不得不往前调整。志愿军先遣侦察人员也奉命先行入朝对行军道路进行勘察。在16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彭德怀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13日关于出兵援朝的决议。

然而，就在志愿军严阵以待、准备开赴朝鲜之时，苏联方面又生出变数。斯大林在出动空军掩护的问题上又一次后退，改为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鉴于此，毛泽东通知彭德怀等人停止执行17日入朝的命令，指示"先头两个军请准备于19日出动，明日(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

18日，周恩来和彭德怀均已回到北京。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国出兵援朝问题。大家根据周恩来介绍的与苏联会谈情况，以及彭德怀介绍的志愿军准备入朝情况，又一次讨论了是否出兵，并最终作出参战的决定。此时，"联合国军"已进占平壤，并迅速向北穿插进攻，先头部队距中朝边境仅约10公里。毛泽东说："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这是战局的发展、国境线的安危迫使中共中央作出了最终决策。会议决定，志愿军19日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至此，中共中央终于下定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出兵决心。当日晚9时，毛泽东电令邓华等，务必于19日率军进入朝鲜。

从10月1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中国出兵决策的过程彻底完成，不到20天，却似乎走过一个漫长的路程。10月19日夜，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秘密渡江，入朝作战。

事实证明，斯大林在没有证实中国参战的决心之前并不打算松口。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向朝鲜境内出动后，苏联空军从1950年11月1日开始，在中朝边境鸭绿江地区上空与美国空军作战。从1951年第二季度开始，苏联空军秘密出动至朝鲜境内清川江以北地区上空，担负掩护铁路运输和掩护后方目标的作战任务，直到朝鲜战争结束。

从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援朝的重大战略决策至今，已有75年之久。回溯往昔可见，这一英明决策，为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建设发展赢得了和平稳定的环境。

在战火中铸就的摇篮

■张爱生

军史撷珍

在硝烟漫卷的土地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人才的培养。人民军队的军事教育体系，恰似一株在烽火中破土的幼苗：从井冈山麓龙江书院的教导队点起星火，到瑞金"红校"舒展枝叶，再到"红大"长成栋梁，一步步构建起层次完备的培养体系。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在生死考验面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对革命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的大无畏品格。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站了起来，决心靠自己的武装，撕开黑暗的帷幕。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将当时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9月，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往湖南，与湖南省委一起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此期间，毛泽东敏锐觉察到官兵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低、军事技术差等问题。因此，提高官兵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已经刻不容缓。

这年11月，井冈山的霜花还凝在龙江书院的飞檐上，红军的第一个教导队就在这里开课了。毛泽东十分重视教导队的建设，亲自选拔干部。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吕赤担任教导队队长，蔡钟任党代表兼党支部书记，下设4个区队，分别由陈伯钧、张令彬、陈士榘、王良任区队长。毛泽东给学员讲政治课，组织学员作社会调查和参加群众斗争。学员都是从部队里挑出的班排骨干、作战模范。教导队的学制不过数月，学员们却把"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信念刻进了心里。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大与发展，我军急需大批军政干部，而当时的干部数量、质量与革命需要之间存在不少矛盾。为培养大批革命需要的干部，当年11月，中革军委发布通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瑞金成立。1932年2月，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红校没有正式的校舍和教室，许多活动在露天场地上进行。中央非常重视红校的发展，先后调萧劲光、刘伯承、叶剑英等人担任校长，还调了许多高级指挥员到学校担任教学工作。红校共办了六期，每期学习4个月左右。学员从这里毕业后，成为红军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为了更好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1933年，中革军委决定将红校的高级班、上级班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为了纪念支持中国革命的苏联布尔什维克郝西史(1927年牺牲于广州暴动)，学校定名"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红大创建之初，专职教员仅有16名，设有高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指挥科、参谋科、后勤科，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学员直接从红军中招收久经战火考验的师团级干部。红大教学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桌子、板凳，石头就是板凳，自己的膝盖就是桌子；没纸笔，就用木棍在铺平的沙子上写字。除了上课之外，学员还参加扩军、选举、武装保卫春耕秋收、慰劳等活动。在根据地物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学员们克服重重困难，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从创建至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大共招收3期学员，培养了一批英才，如彭雪枫、宋任穷、程子华、韦国清、邓华等著名将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大与其他军校合编为干部团，成为"马背上的军校"。干部团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其成员都是从部队选调、具有战斗经验的干部骨干。干部团辖3个步兵营、1个特科营、1个上级干部队。这支队伍"边走边学、边战边学"，成为军事史上的奇观。教员会结合行军或战斗中遇到的问题，组织学员进行讨论。学员在热烈的讨论中交流了思想，增长了知识，同时活跃了行军气氛，驱散了行军的疲劳。它既是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干部团在出色完成训练、保卫中央机关安全任务的同时，还曾多次配合主力军团作战，成为红军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支队伍把育才的火种带到陕北，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那首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精神的校歌，其实早在井冈山时就埋下了旋律。

短短数年，人民军队的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员，将课堂上学到的战术运用到广阔战场上。这支始于井冈山的教育血脉，为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上图：红军第一个教导队旧址——龙江书院。 **作者供图**

军史发现

本版学术支持：褚 银

长征 第6573期

激战丁字山

■周天宇

战 例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联合国军"不甘于战场上的失败，仍试图通过新式战术突破我军防线。"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提出在正面战线进行"空中地面协同作战实验"。美国空军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决定向我志愿军防守的芝山洞南侧的205高地发动"突击战"。

芝山洞位于铁原西北方向，有一片连绵起伏的山岭。北为城山、芝山，南经205高地与190.8高地相接，整个形状颇似一个"丁"字，因此这一地区被称作"丁字山"或"T形山"。当时，美军占据着190.8高地，志愿军守卫着城山、芝山及205高地，双方前沿阵地仅相距数百米。"丁字山"阵地作为志愿军的一个前沿支撑点，像一颗钉子楔入美军阵地，严重限制着美军的活动。

此时担任205高地守备任务的是志愿军第23军第201团第1连第1排。在第1排的阵地上，筑有一条"T"形坑道，一个出口在山顶后斜面处，另两个出口通往阵地前沿。整个阵地以坑道为中心，堑壕、交通壕纵横，形成了较完整的环形防御体系。

从1953年1月12日至20日，美军的1个野战炮兵营即向我"丁字山"阵地发射大量105毫米榴弹炮炮弹。24日，美空军又投下10余万磅炸弹和10余枚凝固汽油弹。

25日，美军开展更大规模进攻。美国第5航空队司令巴克斯、美军第1军军长肯德尔等前来观战，并邀请了12名记者来到现场。进攻发起前，美军特意为观战人员发放了三种颜色绘制的"作战方案"，以为此次作战可以给他们增添一些光彩。上午8时，美空军出动飞机，轮番对我城山、芝山、205高地进行轰炸，并投放凝固汽油弹。面对空袭，我主力隐蔽于坑道内，计划待美步兵冲锋后，以第1、第3、第4班在阵地抗击，第2班为预备队留守坑道待命。

11时30分，美军集中对我阵地实施炮火急袭。随后，美空军再次出动，在"丁字山"地区投放大量烟幕弹，掩护地面部队行动。随即，美军以坦克为先导，掩护步兵向我阵地开进。其右路以坦克7辆、步兵1个连的兵力，向我芝山阵地实施佯攻；左路以坦克6辆迂回至塔上洞附近，以猛烈火力封锁并切断我205高地与其他阵地的联系；中路为美军主攻方向，其投入坦克20辆推进至205高地两侧，抵近我野战工事，同时步兵1个突击排在其坦克支援下，分左右两路以半包围姿态向我阵地发起冲击。

美军突击排逼近山顶，炮火开始向我纵深阵地延伸。我第1排第3班第1小组组长刘开发率先冲出坑道观察敌情，第3、第4班班长也相继跃出坑道，当即发现美军坦克已逼近至前沿，并用机枪封锁了我第4班坑道口。与此同时，第1排排长李德全率第1、第3班战士迅速冲出坑道口，以寸土不让的决心，打退了美军的冲击。第4班战士也勇猛出击，将突进阵地之敌逐出工事，成功击退美军的第一轮攻击，恢复了阵地。在战斗中，李德全身负重伤。他忍痛激励大家："狠狠地打！敌人上来就坚决消灭它！"然而，因其余3名班长相继负伤，部队暂时陷入无人指挥的困难局面。

左右两路美军紧接着发起新一轮攻击，以火焰喷射器开路，在坦克的支援下，对山顶进行轮番冲击。危急关头，第3班副班长陈志挺身而出，主动代理指挥作战。陈志在棉衣被燃烧弹引燃的情况下，强忍剧痛连续投出手榴弹，直至打退敌人。

见突击排攻击受挫且伤亡严重，在山脚待命的美军也投入战斗，企图一举夺取山顶阵地。我军又连续击退敌人数次进攻。激战中，刘开发眼睛负伤，仍顽强坚持战斗，并不断鼓舞战友英勇作战，直至昏迷。

激战一天，我阵地仍屹然未动，敌死伤累累，残敌也无力再攻。见此情形，美军意识到胜利无望，只得狼狈回窜。至此，"丁字山"战斗以美军的惨败而宣告结束。

美军战史对此战评论说："这是一次代价高昂的教训。"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以伤亡11人的代价，毙伤美军150余人。战后，第1连立集体二等功，第1连第1排荣立集体一等功，陈志荣立一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